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或問卷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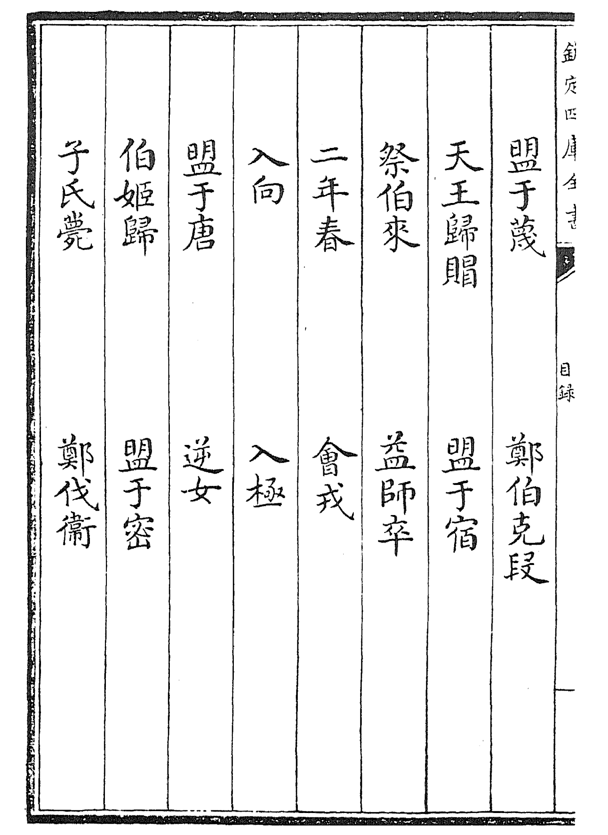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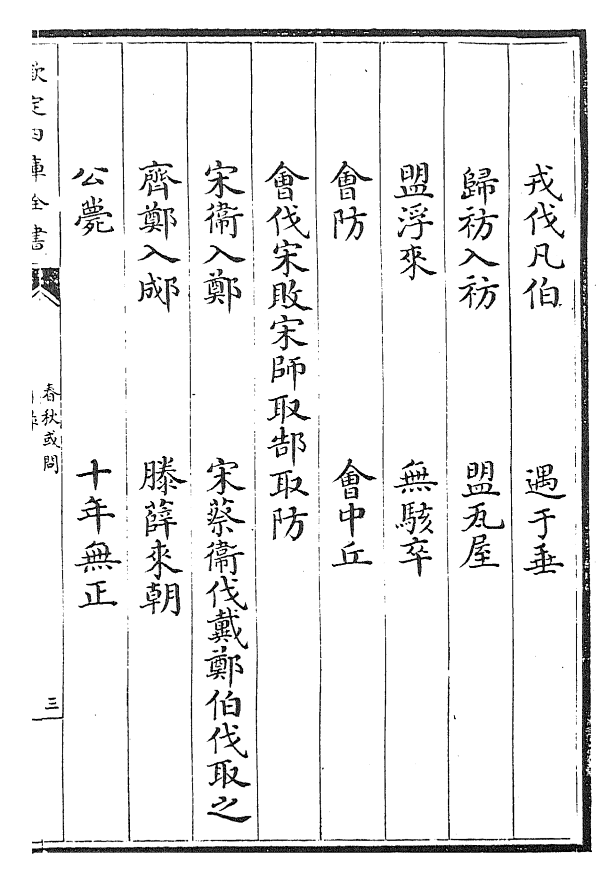
春秋或問目録

第一卷

第二卷



第四卷



戎伐凡伯　遇于垂

歸祊入祊　盟瓦屋

盟浮來　無駭卒

會防　會中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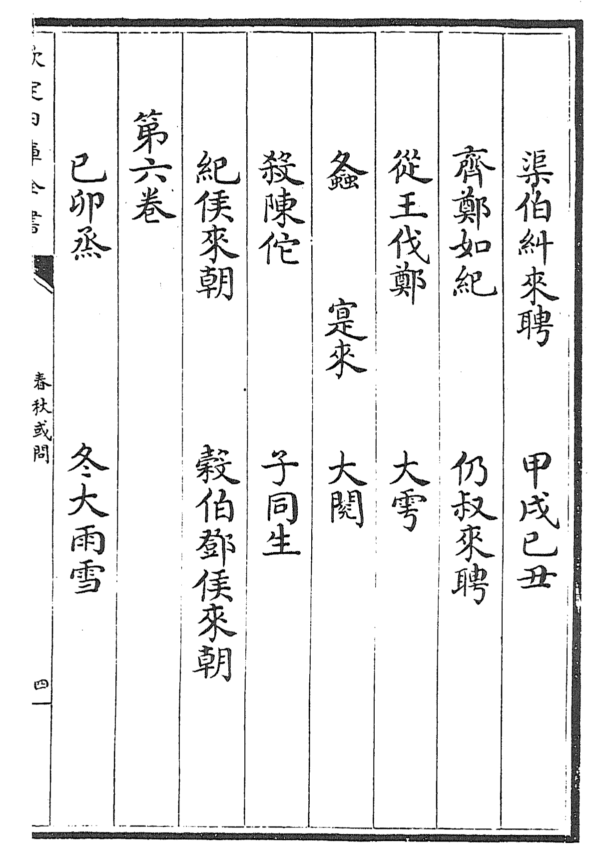
會伐宋敗宋師取郜取防

宋衛入鄭　宋蔡衛伐戴鄭伯伐取之

齊鄭入郕　滕薛來朝

公薨　十年無正

第五卷



渠伯糾來聘　甲戌己丑

齊鄭如紀　仍叔來聘

從王伐鄭　大雩

螽　寔來　大閲

殺陳佗　子同生

紀侯來朝　穀伯鄧侯來朝

第六卷

己卯烝　冬大雨雪

會于袲伐鄭會于曹會伐鄭

衛朔出奔　蔡季歸于蔡

葬蔡桓侯　會濼夫人姜氏如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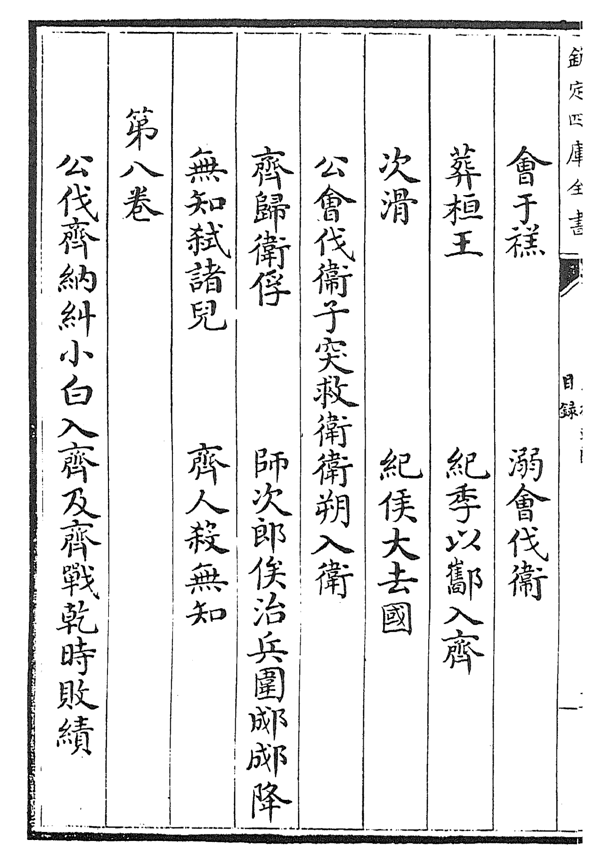
公薨于齊喪至葬我君桓公

第七卷

莊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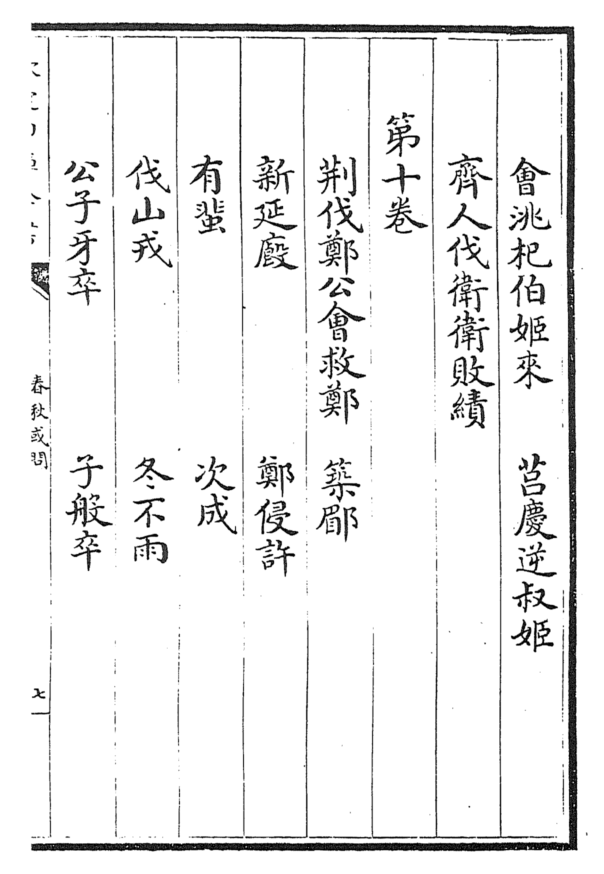
夫人孫于齊　單伯送王姬築館

錫命　齊遷紀三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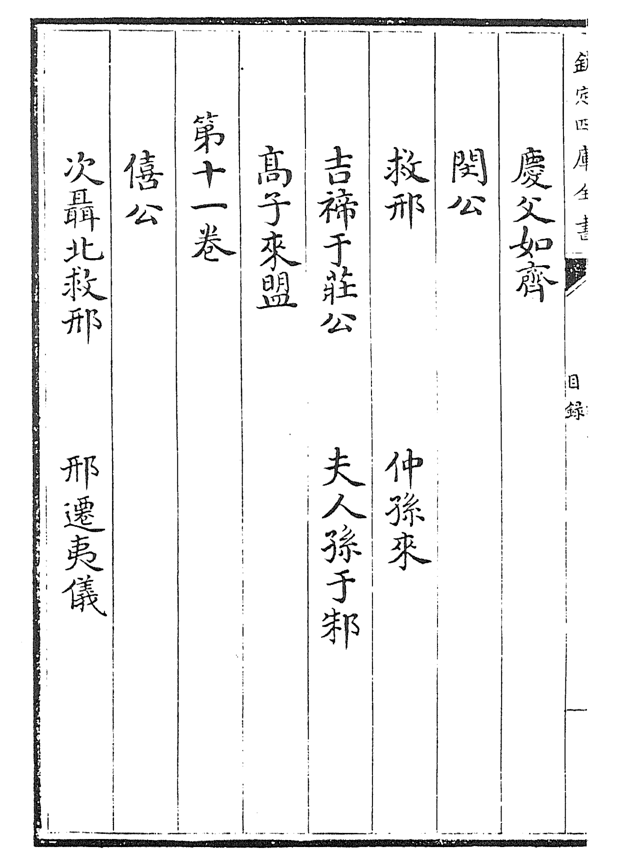


第八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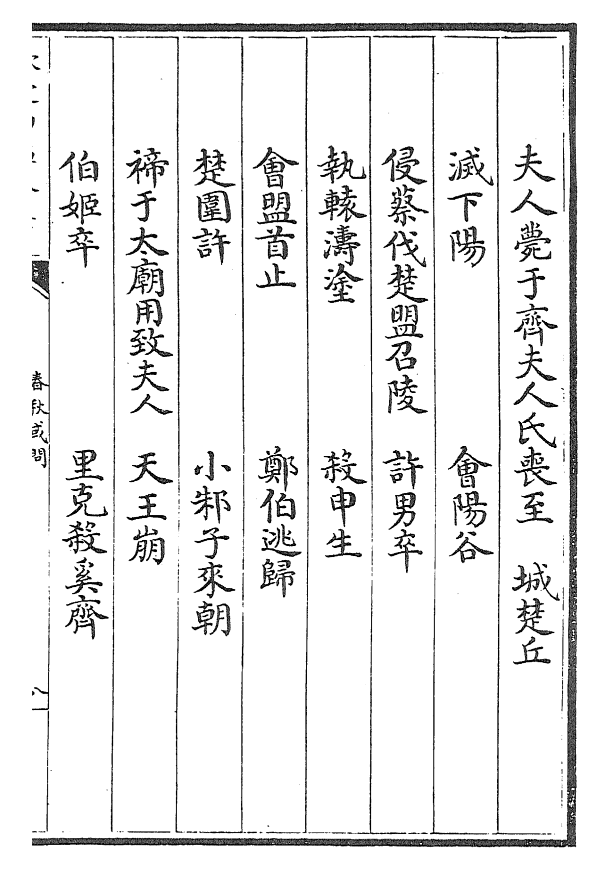
齊取子糾殺之　荆敗蔡以獻舞歸
齊滅譚譚子奔莒　宋大水
紀叔姬歸酅　盟于柯
齊代宋單伯會伐　荆入蔡
夫人姜氏如齊　宋齊代郳
宋齊衛伐鄭　同盟于幽
齊人執鄭詹詹逃來
第九卷



第十卷



第十一卷



夫人薨于齊　夫人氏喪至　城楚丘

滅下陽　會陽谷

侵蔡伐楚盟召陵　許男卒

執轅濤塗　殺申生

會盟首止　鄭伯逃歸

楚圍許　小邾子來朝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天王崩

伯姬卒　里克殺奚齊

天王出居　夷吾卒

滅邢　侵曹伐衛

公子買戍衛　入曹執曹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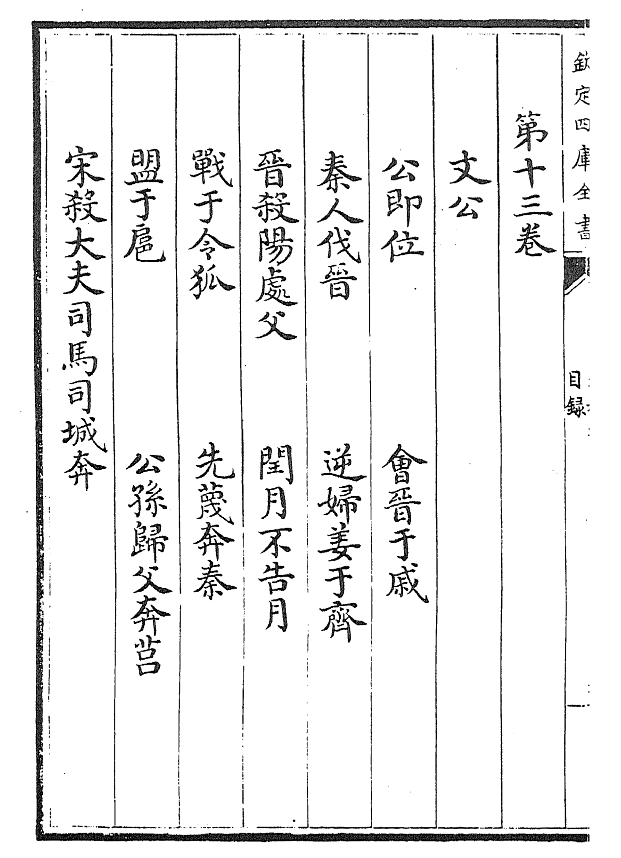
戰城濮楚敗績　衛侯鄭歸

殺元咺及公子瑕　宰周公聘

公子遂遂如晉　取濟西田

四卜郊猶三望　重耳卒

敗秦于殽



第十三卷

第十四卷

夫人姜氏至自齊　殺先都箕鄭父

地震　楚椒來聘

歸禭　次厥貉

敗狄于鹹　郕伯來奔

叔姬卒　滕子來朝

城諸及鄆　同盟新城

公孫敖卒齊歸敖喪

第十五卷

宣公

秦師伐晉　晉人侵鄭

晉弒夷皐　郊牛傷猶三望

葬匡王　弒君夷

楚子伐鄭　趙盾侵陳

孫良夫來盟　有事太廟仲遂卒去籥

晉侯黑臀卒　衛侯鄭卒

陳殺洩冶　齊歸濟西田

入陳納孔寧儀行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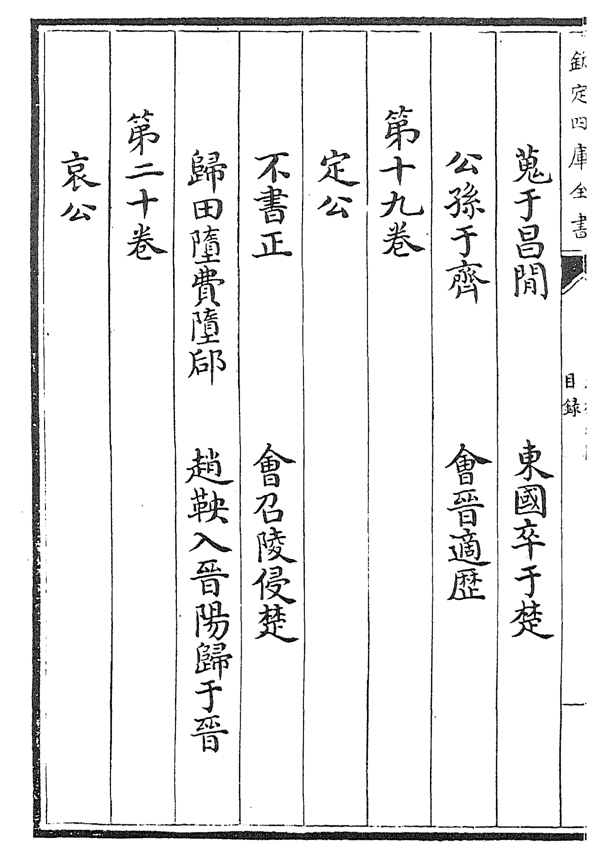
第十六卷

成公

鄭伐許　　仲孫蔑侵宋
公孫壽納幣　　賜公命
黑背侵鄭　　四月卜郊
公會伐鄭　　會于瑣澤
公如京師　　僑如逆女婦姜至自齊
執曹伯　　宋殺大夫
會于鍾離　　雨木冰
公會尹子伐鄭　　楚鄭伐宋魚石入彭城

第十七卷

襄公



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陳乞弒其君荼　用田賦

盆　公會晉侯及吴子于黄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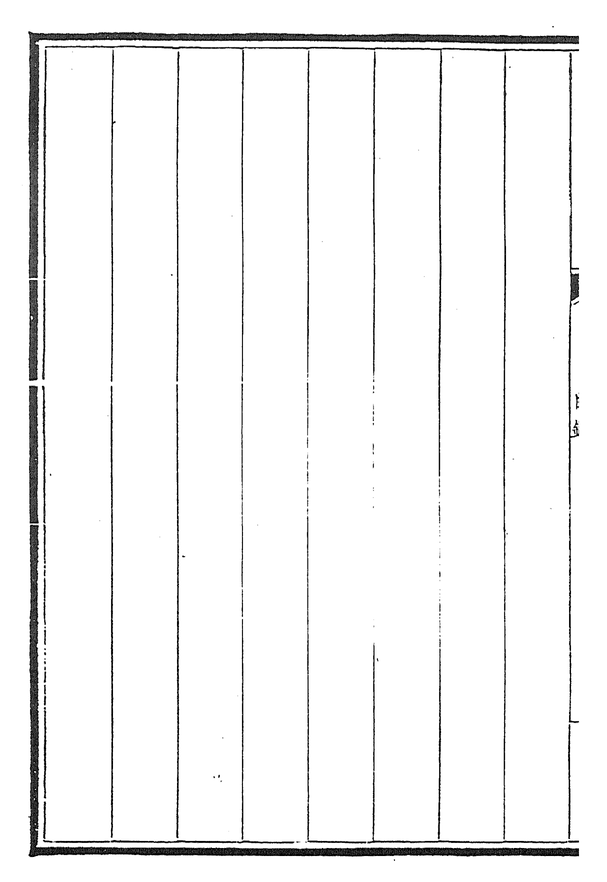
臣等謹按春秋或問二十卷五論一卷宋吕大圭撰大圭字圭叔南安人其學受之王昭昭受之陳淳淳受之朱子故其書辯褒貶之例爲非而約以二端曰有春秋之通例有聖人之特筆特筆之用有三曰明分義曰正名

實曰著幾微於三傳之內多主左氏穀梁而深排公羊於何休解詁斥之尤力初官潮州教授時葉夢申䟦其書謂春秋五論外又有集傳或問二書程端學復議其五論所引春秋事時與經意不合今考或問中不合經意者頗多大槩宋代諸儒長於持論而短於考實然辨别理欲使人知誠意正心以為應事之本其大旨固無愧聖賢也大圭後於德祐

初由知興化軍遷知漳州未行而元兵至蒲壽庚舉州降大圭遇害其大節亦能不負所學者春秋集傳已佚此二書僅存乾隆四十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五百十一 經部

春秋或問卷一

宋 呂大圭 撰

春秋褒貶論

或問春秋以一字為褒貶信乎曰春秋因魯史而成文者也史之所有聖人因之其所無者不能以意度也史之所述聖人定之其所闕者不敢以強補也聖人作經以示萬世固未嘗有一毫私意參於其間而顧欲竊褒貶之權以自尊乎且魯一國也夫子匹夫也夫子因一

國之史而欲以律天下之君大夫則是私魯也以匹夫之微而欲以竊天子之刑賞則是私已也聖人宜不為是也故夫春秋者紀實之書也然則夫子之於春秋也固一切因魯史之舊文乎曰史之所有聖人因之其情理失實者聖人固不盡因也史之所述聖人定之其猥冗不䌹者聖人固不盡從也是故有史官之筆有夫子之筆史官之筆謂其事也夫子之筆謂其義也因其事以著其義而事實矣明其義以録其事而義著矣故曰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聖人者謂其去煩剔蕪得事之實而是非邪正為不誣也罪聖人者謂其不純用魯史之文而或出於夫子之筆削則太嚴矣史之所書如彼夫子之所書如此史之所書文或揜其實夫子之所書則實著於文矣後世因其所録之實而得其可以褒可以貶之義可也謂其借褒貶以代賞罰某為善吾字之某為惡吾名之某有功吾爵之某

有過吾奪之則聖人決不如是也聖人之筆如化工洪纖髙下要亦使之各得其所而已豈曰容私意於其間哉春秋非聖人所自作亦非聖人不能作學者誠知春秋非聖人所自作也則夫名稱爵號予奪紛紛譬若法家用法刻覈瑣細者其說不可用也誠知春秋非聖人不能作也則夫歸之赴告策書諉之魯史舊文而聖人精微之意或未之講者其說不可盡從也曰先儒以褒貶為例而或謂春秋無褒辭皆貶爾其說何若曰吾方

不敢以褒貶論春秋矣況敢盡以為貶乎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此自後之觀春秋者言之也非自孔子之作春秋者言之也聖人之述史也始自堯典終於獲麟書則記言之史而其時則唐虞三代也其人則堯舜禹湯文武成康臯夔稷契伊傅周召也觀其所記孰非治世之事乎春秋則記事之史而其時則春秋也其人則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穆之流管仲咎犯先軫之儔也觀其所記孰非亂世之事乎述治世之

事孰非可襃乎述亂世之事孰非可貶乎然則春秋之書以事言之則皆可貶爾豈必自孔子作春秋之時而例貶之哉曰然則公穀之以日月為例也奈何曰記事者以事係日以日係月此自作史之法耳拘日月之例以為襃貶則尤不通之甚也若事之是非固有因日月以見之者矣而所書之意不為日月設也曰子不以襃貶論春秋可也獨不曰天子之事乎曰以春秋為天子之事此自孟子言之爾非謂聖人之作春秋本竊天子

之權以行賞罰也且夫叙彛倫立人極位天地育萬物此天子之事也而豈徒曰賞罰之哉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跡於世彛倫幾於不叙人極幾於不立天地幾於不位萬物幾於不育矣夫子雖賢聖不得位而斯文所在自不可誣退而因魯史修春秋使夫是非邪正之理曉然於天下而惻然於人心則人欲尚可以過天理尚可以扶彛倫尚可以叙人極尚可以立天地可位而萬物可育也此其功蓋與禹之抑洪水周公之

膺夷狄者等易亂而治此其機也是不曰天子之事乎而說者特以賞罰言之是不惟不知春秋抑亦不知天子之事矣愚故曰春秋者紀實之書也非賞罰之書也曰然則聖人之筆法也何若曰舊史之文不可得而見也今案左氏衛甯殖將死語其子曰吾得罪於君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然則書之於諸侯之策固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之文矣而今春秋之文則曰衛侯出奔齊蓋書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者舊史之

文也書曰衞侯出奔齊者夫子修春秋之文也又桒杜預載汲冢竹書紀年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文稱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即春秋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是也又稱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即春秋虞師晉師滅下陽是也又稱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即春秋所書天王狩于河陽是也推此類言之則聖人筆削之意固可見矣曰然則孔子何以作春秋曰其文則修其義則作孔子病天下之是非邪正貿亂而不明也天下之

是非邪正貿亂而不明則是人心之惻隱羞惡者無復存也人心之惻隱羞惡者無復存則是天下不復有人道也天下不復有人道則是造化生生之理遂息滅而不復運也孔子天理之所在而詎敢以自安乎春秋雖欲不作惡得而不作

春秋

或問春秋魯史也諸侯亦有史乎曰案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說者曰如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

屬是也外史掌四方之志說者曰昔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是也此亦不過借後世之事以明先王之典耳切意邦國之志小史掌之四方之志外史掌之此不過如太師採詩以觀民風則遂從而掌之爾非謂列國各自為史也如左氏所謂鄭志所謂諸侯之籍者大抵皆東遷以來事也陳傅良曰晉乘楚檮杌魯春秋皆東遷之史也古者諸侯無私史有邦國之志則小史掌之而藏周室魯人所謂周人御書晉人所謂辛有之二子

董之晉於是有董史者也是故費誓係於周書漢汝江沱至於譚大夫下國之詩皆入於南雅自三史作而國自為史矣曰然則夫子之修史也何以主魯曰夫子魯人也春秋魯史也以魯人而修魯史固其宜也而何疑之有且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此夫子修春秋之意也

隱公

或問春秋何為始於隱公曰隱公之元年平王之四十九年也周之東遷非平王之為乎此一時也固世道升降之一會也自是而上進進而升則其極也為成康為文武由是而下駸駸而降則其極也為戰國為暴秦世道升降之會決於此時矣是以聖人望焉望之而不足以副吾望也則深悲之思昔蒼籙肇基文武成康艱難積累以立其國惻怛忠厚以字其民德澤浹洽法度詳明葢至於王道浸衰之時而所以淪浹斯民之心維持

社稷之脈者猶有所恃也厲雖板蕩而宣輙中興幽雖暴虐而朝廷不替朝事不幸而犬戎作難國家陵遲至於東遷極矣然使其時有興衰撥亂之君勵復古中興之志則瀍洛之周尚可以退而為豐鎬之周也今平王即位已久至於四十九年而不克自立則亦無可望矣此聖人之所深悲而修春秋之所從始歟故嘗謂書之末春秋之始也聖人定書至於文侯之命而止聖人蓋傷之矣何也父讐不報天理滅矣幽王為犬戎所殺平

王東遷之初正當克志厲行以求報之可也今其策命之辭則曰其歸視爾師寧爾邦事已畢矣用賚爾圭瓚秬鬯一卣功已報矣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四方無復事矣幸一時之苟安而忘百世之大禍此豈復有人道邪聖人録之於定書之末非善其猶能策命諸侯也正傷其不能興復王業也是故書至於是而止焉書止於文侯之命是平王之初年也春秋始於隱公之元年是平王之末年也然則平王之一身固書春秋之所為終

始歟曰魯侯爵何以稱公曰臣子之辭也

元年

或問春秋書元有義乎曰人君即位之一年則謂之元年自古然矣緣終始之義不可一年而二君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而無君故君薨嗣子踰年而後即位改元自古然矣然則書元年者魯史之文也而夫子因之爾或曰元者氣之始也人君即位必法氣之始信乎曰元始也自乾坤言之則曰乾元坤元自人君即位之一年

言之則曰元年舜典紀元日商訓稱元祀所從來久矣非夫子特以是示訓也

春王正月

或問王正月之說建子之月乎建寅之月乎曰此千百年未決之論也以愚觀之以春秋攷春秋足矣大抵從建子之說則與詩書不合從建寅之說則與周禮春秋孟子不合世儒欲主建子之說則必拗詩書所載以強附於建子欲主建寅之說則必牽周禮春秋孟子所載

以强列於建寅要皆不通之論何則詩言四月惟夏六月徂暑謂建巳建未月也書言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謂建丑月也而鄭康成孔安國諸儒皆主周正之説亦恐其未當周禮有正月正歳之異春秋載春無冰之文孟子述九月十月之説要皆用周正也而近世儒家乃欲强為之説而歸之於夏正則愚亦未敢以為然請得而論之周禮所謂正月者謂建子之月也所謂正歳者謂建寅月也而近世儒者乃謂正月為建寅之月正歳

為建子之月則誤矣案周禮太宰之職以正月布治於邦國都鄙小宰之職以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大司徒之職以正月布教於邦國都鄙正歲令於教官曰各供爾職小司徒之職正歲帥其屬而觀教象之法鄉大夫之職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歲終則六鄉之吏會政教事正歲令羣吏攷法于司徒州長之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讀教法如初合而觀之則太宰司徒以建子之月

而布政教小宰小司徒則以建寅之月而令百官太宰司徒主治教者也故體天道之始而布之小宰小司徒奉行者也故體人事之始而布之亦理之當然若謂小宰先帥其屬以觀治象之法而後太宰始布其法亦恐於理顛倒又況大司徒之職先書正月布教次書正歲令教官鄉大夫之職先書正月受教次書正歲令羣吏州長之職先書正月屬民讀法次書正歲讀教法如初則先子後寅亦自然之序故周禮言歲終者建丑月也

正歲者建寅月也正月者建子月也有大政令則先以建子之月若其他事則率用建寅之月耳至如凌人之職鄭司農釋云掌氷正言掌氷之政令也下文云歲十二月令斬冰此與孟子歲十二月輿梁成之文義相似而或者讀以為正歲十二月則誤矣彼謂正歲為十一月矣而又以正歲為十二月可乎此不通之論耳孟子言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朱文公舉國語夏令曰九月成杠十月成梁則是孟子之所謂十一月者即

令之九月也十二月者即令之十月也況九月而徒杠成十月而輿梁成然後民不病涉若待十一月十二月而後成則民之病於溺者多矣安得以為民未病涉乎孟子又言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所謂七八月正今之五六月也若謂夏之七八月則禾且實矣安得謂之苗哉故以周禮攷之則知其用周正也以孟子攷之亦知其用周正也而況於以春秋攷春秋而益信乎桊僖三十三年經書冬十有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所謂

十二月即令之十月也十月隕霜乃其常也隕霜之必殺草也惟隕霜而不殺草乃其所以為異也豈必建丑之月而後為異乎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所謂十月即令之八月也隕霜而殺菽其為建酉之月無疑若謂建亥之月則不應尚有菽也劉向亦以為八月殺菽是劉向以十月為八月矣春秋書無冰者三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春二月無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所謂春正月二月者皆謂建子建丑月也以建子建丑之

月而無冰則無以為凌室之藏聖人是以記之或謂仲春開冰而無冰然後書無冰則桓十四年正月書無冰豈有建寅之月而遽開冰乎春秋所書如螽李梅實隕霜無冰之類要皆據目前之災異而書爾豈必待開冰而無冰然後書無冰乎或者欲援大無麥禾之類以證謂歲終會計而後書大無麥禾猶開冰而後書無冰也不知大無麥禾之書與書大有年為一類蓋總一歲之事而記之於歲終也開冰之事亦可與會於歲終者

比乎然則無冰之為建子建丑之月又明矣桓八年經書冬十月雨雪謂建酉之月而不應雨雪也若以為建亥之月則又何以為異乎隱九年經書春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正謂建寅之月不應大震電而又大雨雪也或謂建辰之月不應大雨雪不知大震電而又大雨雪乃其所以為異蓋大雨震電者陽氣之大發散也大雨雪者陰氣之大凝結也雨與雪非二物以陽氣散之則為雨矣以陰氣凝之則為雪矣聖人所書正

謂陰陽之錯行爾何必泥於建辰之月而大雨雪乃為異乎僖十年冬大雨雪其所以書者亦謂以八九月而不應大雨雪耳若以為建亥建子建丑之月則又豈以為異乎或謂桓四年經書春正月公狩于郎狩冬事也不宜書而書之則知春狩之為非禮矣不知狩雖得時而狩之非其地烏得而不書亦猶西狩獲麟以獲麟書非以其不時而書之也或謂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烝冬事也不宜書書之則知春烝之為非禮矣不思書春

正月已卯烝蓋為下文夏五月丁丑烝起也一歲而再烝烏得不以為非禮以春秋一書攷之則知春秋所書正月者蓋周之正月也所謂春者即周正月之春也明矣又何疑乎或者又案左氏之文以證其用夏正之説如莊十六年傳載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也以十月為盈數則知其為夏十月也隱三年傳載夏四月祭足帥師取温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麥熟於夏禾熟於秋與今時無異則知其

為夏之四月也其他引證甚詳要皆明左氏所載即與今時之月數無異初未嘗用周正耳然愚案左氏所載與經書不合者甚多未易盡數僖八年經書天王崩而左氏載於七年曰閏月天王崩襄王惡太叔之難不發喪至八年十二月襄王定位而後發喪豈有天王之喪而可以匿喪踰年乎蓋經書於八年之十二月而傳誤以為七年之十二月也由此觀之則傳之與經其不合既有如此又何止於月日之間乎然嘗觀左氏所載若

僖五年正月朔日南至與襄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歴過也之類固是用周正紀事然至於僖五年經書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傳云去年十二月太子縊于新城僖二十四年經書冬天王出居于鄭傳云秋王適鄭處于氾經書春而傳以為去年之冬經書冬而傳以為秋以此見左氏所據之史是用夏正紀時者是以當書於春者誤之於冬當書於冬者誤之於秋耳夫子所定之春秋自一史也左氏所據以為傳

者又自一史也夫子以周正紀時而左氏所據之史以夏正紀時亦明矣若其間用周正者則亦參錯雜亂而不純以此見左氏所據之史蓋雜以諸國之史而非一史也有如僖五年載卜偃之言以為九月十月之交者正指夏正之九月十月也莊六年載十月之入者即指夏正之十月也夏四月取麥秋取禾正指夏正之四月也蓋左氏所據國史不一有用周正者有用夏正者其雜亂不純亦可見矣杜預載汲冢書記晉曲沃莊伯之

十一年十一月魯隱之元年正月也其紀年篇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豈左氏所傳亦此等書邪其為非魯史亦明矣而或者必欲援左氏以為證則誤之甚也況如左氏所載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梓慎曰今茲火出而章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如此等處分明載夏商周正朔之異與家語合家語載季康子問於孔子曰今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而

猶有蝨何也孔子對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再見失閏矣借曰家語之書不足信孟子之書亦不足信乎由此言之則謂王正月為建子之月亦信而有證矣曰然則所謂春者何也曰先儒之論是也多矣而未有定論也為胡氏之説則曰周人以建子為歲首則冬十一月是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聖人語顔子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

諸行事之驗也以夏時冠周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不敢自專也為吕本中之説則曰春者天時也王正月者時王之正月也人君當上謹天時下奉王正所以為君之道備春王正月者周以建子之月為正則春者始建子之月云爾或曰王正月則周之正月也而春則夏之春也故以春冠王正月上孔子曰行夏之時是也諒乎曰聖人以王制正諸侯之失明其僭叛之罪而先自改王制易時月何以正其罪哉且彼將有辭矣夫所

謂行夏之時者固謂顔子得志行道改革天命當如是爾如使顔子得志行道未能改革天命則亦将從時王之制不得擅用夏時況春秋尊用王制其尊聖人也過矣二説異焉未知其孰從故曰此千百年未決之論也姑闕之以俟知者

王正月

或問書王正月何謂也曰先儒論之詳矣元年春王正月者葢舊文也仲尼修經之際於春三月始有事者特

書王欲明天下之事必係於王以繩當時之亂而示後世之法也故事起正月則書王正月二月雖有事不復書王矣如文元年書王正月公即位二月癸亥日有食之之類是也事起二月則書王二月三月雖有事亦不復書王矣如莊四年王二月夫人享齊侯于祝丘三月杞伯姬卒之類是也若正月二月已有事而例但書時則三月雖有事亦不復書王矣如隱元年春王使南季來聘三月癸酉大雨震電之類是也惟孟仲未有事至

三月而始有事則書王三月如隱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之類是也若人君之始年則正月不以有事無事而皆書王惟定公則否

公即位

或問春秋十二公隱莊閔僖不書即位其餘皆書即位惟定公則春不書即位六月書即位者何曰先儒之論是也多矣然而往往自相反也有謂書即位為繼正者矣以言文成襄昭哀五君可也桓宣定亦可以為繼正

乎有謂不書即位為繼弑者矣以言莊閔僖三君可也隱亦可以言繼弑乎至於不通則曰隱不書即位桓書即位如其志也隱有孫桓之志桓有簒弑之心故皆如其志而書之夫以書之為正則不書者皆不正矣以不書為正則書之者皆不正矣安得自相牴牾邪胡氏之說則曰人君即位此重事也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王此大本也咸無焉則不書即位隱莊閔僖四公是也在春秋時諸侯皆不請王命矣然承國於先君則得書

即位以别於内復無所承者文成襄昭哀五公是也至於桓公與聞乎故而書即位則以為著其弑立之罪宣公為弑君者所立闕受之而不討賊則亦以為如其意而書之定公則亦以為季氏所立此其義又精矣然以隱莊閔僖為上無所承内無所受可也桓宣定亦上有所承内有所受乎以文成襄昭哀五公為别於内復無所承者可也又何以自别於桓宣定乎或者為之説曰春秋常事不書書即位非正也何以為不正曰不禀命

於天子也何以知其不禀命於天子曰桓書即位者也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則是桓未嘗請命也文書即位者也文元年夏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則是文未嘗請命也故書即位以貶之以桓文之事攷之則可以知其他書即位者皆不禀命於天子者也愚切以為不然即位者人君之始事也春秋之所當紀者也何以知其為春秋之所當紀也曰以定公之事攷之則可知矣定元年春不書即位而於夏之六月書之蓋於是時

始得以正其朝廟臨羣臣之禮爾莊閔僖皆繼弒者也
隱不自正者也故皆不書然則桓宣何以書即位曰桓
宣之得國者不以道然意其得國之初必有以正其朝
廟臨羣臣之禮故書之書其即位而不沒其得國之正
與否也春秋紀實之書爾後世因其實而考之則褒貶
見矣又豈以書即位為褒不書即位為貶不書即位為
褒書即位為貶哉善乎王氏之言曰不書即位禮之不
舉也新君踰年即位由阼階三揖而後升謂之踐阼禮

之不舉故不得而書也然則隱公非攝歟曰生稱公死稱甍何攝之有曰然則隱公之有孫桓之志也善乎曰三代傳嗣之道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無適則庶立均庶則長立隱公聲子之子也桓公仲子之子也隱公雖庶子桓公亦庶子何以知桓公之為庶子也古者諸侯無再娶再娶亦妾也何以知再娶之為妾也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是以知再娶之為妾也惠公為隱公娶

于宋宋女美公自取之而生桓公則始娶仲子者非娶之為夫人也仲子不得為夫人則桓公不得為適子矣均為庶子而隱公乃探父之邪志而有辭孫之心焉故曰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公羊氏不曉其義而有母以子貴之説何休至以為妾母得稱夫人其説謬矣

春秋或問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五百十二 經部

春秋或問卷二

宋 呂大圭 撰

隱公

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元年

或問盟何以或日或不日曰盟必有日月其不日者史失之也蘇氏曰春秋以事係日以日係月以月係時以時係年事成於日者日成於月者月成於時者時不然則皆史失之也故崩薨卒弒葬郊廟之祭盟戰敗入滅獲日食星變山崩地震火災凡如此者皆以日成者也

朝覲蒐狩城築作毀凡如此者皆以時成者也會遇平
如來至侵伐圍取救次遷戍追襲奔叛執放水旱雨雹
冰雪彗孛螽螟凡如此者或以月成或以時成者也惟
公即位不書日有常日也外殺大夫不書月與日盟不
以告也此言得之矣如定六月即位亦書日必如穀梁
之説則曰蔑之盟不日其盟渝也謂七年伐邾之役也
信如此則春秋所書日盟者皆不渝乎且春秋因魯史
而成文也盟必以日月此書法也假使史而無之聖人

安得强而加之乎其不可以是為說明矣曰然則儀父何以稱字曰邾附庸之國也附庸之君未得列於諸侯故書字以别之桓十七年公會邾儀父盟於趡莊二十三年蕭叔朝公此其例也必如傳者之說以為貴之褒之則儀父固未見其有可貴可褒之實也而況盟非春秋之所貴哉難者曰子謂盟非春秋所貴固也周禮司盟之職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載是周之時已有盟矣而春秋何以不貴之曰盟生於信之

不足也失信而後盟而况於春秋之諸侯會盟之牲血未乾而邊境之干戈已逞尚足貴乎善乎劉氏之言曰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初有疑於周官夫成周全盛之時聖王在上方國諸侯同心協力以藩屏王室朝覲會同各以時至九伐之法雖設而不施安得有疑會同哉盟者亂世之事蓋出於衰周之際王德不競信義不足以懷遠威刑不足以制强諸侯携貳不能協一是用假展牲歃血之事以要一

時之信而背信產亂實起於此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此言不出於成康而刺於變雅夫使周公輔佐成王建卜世之基而虞人之不信區區恃盟詛以時繩約之蓋亦危矣然則司盟之職載在禮典果可疑也烏乎東遷之後列國交盟紛然四起或會諸侯而同盟或合一國而交盟其甚出於大夫又其甚出於夷狄去古浸遠盟約浸繁頹波横潰不可禁制雖或質之以鬼神鉗之以禍福實之以載書然口血未乾兵刃已接則回視前

日之盟適資狙詐之計耳然則粲春秋所書以想觀先王之盛則司盟之職載於典禮又可疑也聖人傷信義之不復見而諸侯變古易常以滋亂後世故自隱迄哀凡盟詛之事皆書於春秋所以疾當時而律萬世也曰然則盟一也何以或曰會或曰及或曰暨也曰三者皆與也與與者彼此同也曰會曰及曰暨而不曰與者所以別内外而分彼我也故曰會者主彼言也及者主我言也暨之為言不得已也此蔑之盟粲左氏則曰公欲求

好於邾故為蔑之盟則我欲之矣故以及書之

鄭伯克段于鄢

或問克猶殺也何以或言克或言殺曰殺者殺其一人耳克則勝其徒衆也案春秋諸侯殺大夫稱人稱國殺世子母弟稱君稱人則陳人殺其公子禦寇之類是也稱國則鄭殺其大夫申侯之類是也稱君則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之類是也段亦母弟也而不稱殺其弟則徒衆盛矣何以不言伐非敵國也書曰克若敵國然云耳

曰段以弟篡兄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莊公特不勝其母焉爾宜若無罪焉可也何以稱鄭伯曰段之不弟不足言矣莊之不兄其罪顧不多於段邪公子呂言之者再而公不聽者再始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則固已有忿之之心矣至曰子姑待之此何意邪及段將襲國始曰可矣得非存心積慮養成其惡而至於殺乎以後世之事比之則建成元吉之謀為變與段之謀襲鄭其愚一也太宗之謀殺其兄與鄭伯之謀殺其弟其譎一也莊

公之罪顧不大於段邪然則段無罪歟曰段不得與於弟子之稱則段有罪矣曰大叔于田之詩當時之人乃有美段之辭何也曰詩縁人情者也春秋明大義者也人情之所喜固有大義之所棄者大義之所許固有人情之所不樂者矣何可一邪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或問先儒皆謂宰為冢宰咺為名名冢宰譏其賵妾母也而子不從之何也曰愚亦以春秋攷之爾案春秋周

大夫不名爵從其爵單伯劉子之類是也未爵稱字家父榮叔之類是也必微者而後名之宰咺之類是也卒名之王子虎劉卷之類是也舍是無名道矣是故經書宰有三是年宰咺書名而不氏者士也桓四年宰渠伯糾書氏及字者命大夫也僖公九年宰周公書官而不名氏者三公也始使士繼使大夫終使三公天子日微諸侯日强矣此其旨不亦甚明白哉夫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母則其事固不待貶絶而自見矣何必名

其使而後為貶哉曰子何以知仲子之為孝公妾而不為惠公妾也曰以僖公成風之例而知之也妾母不得稱夫人其稱夫人者非禮也惠公仲子與僖公成風一例爾此妾母係子之義也且必以為惠之妾桓之母則左氏固有子氏未薨之言矣使左氏之言而可信則是天王之生賵人母也其亦不近人情矣

及宋人盟于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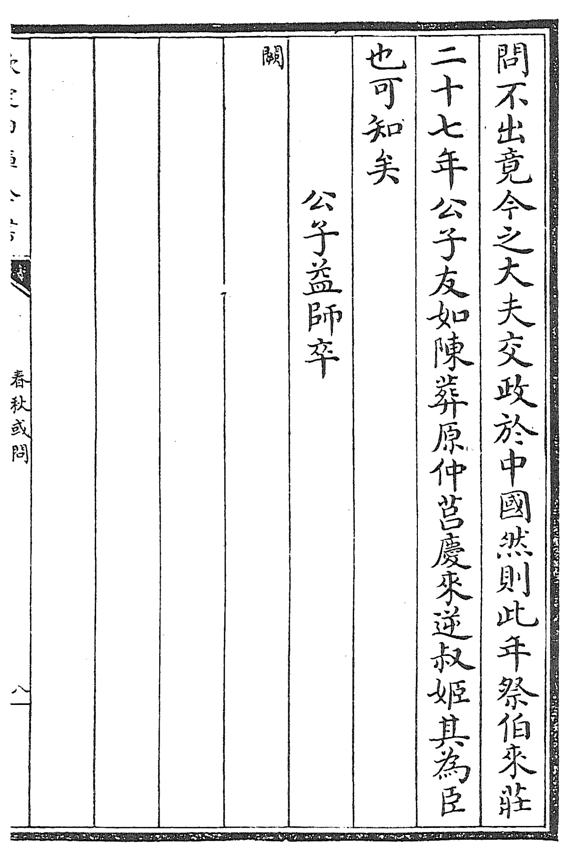
或問及之義曰及者主我言也然則及之者誰乎曰春

秋書盟而書及者多矣是年及宋人盟于宿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傒盟于防文二年及晉處父盟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成三年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十一年及郤犨盟襄七年及孫林父盟凡此者皆不出主名而但書及者也夫既曰及則必有與及者矣書及猶書會也有書公會者有但書會者有書公及者有但書及者内不出主名則皆公也春秋之法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禮也是故及宋人盟宿及齊高傒盟及晉處父盟

會楚人盟于齊會齊侯盟于幽會王人盟于翟泉皆不言公皆諱之也蓋亦有書公者矣此則春秋之變文也或者為之説曰甲者之盟不日及宋人盟宿及蘇子盟女栗是也其日者公也丙申及齊高傒盟防乙巳及晉處父盟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己丑及郤犨盟壬戌及孫林父盟是也此其説亦巧矣雖然吾已論之於前矣

祭伯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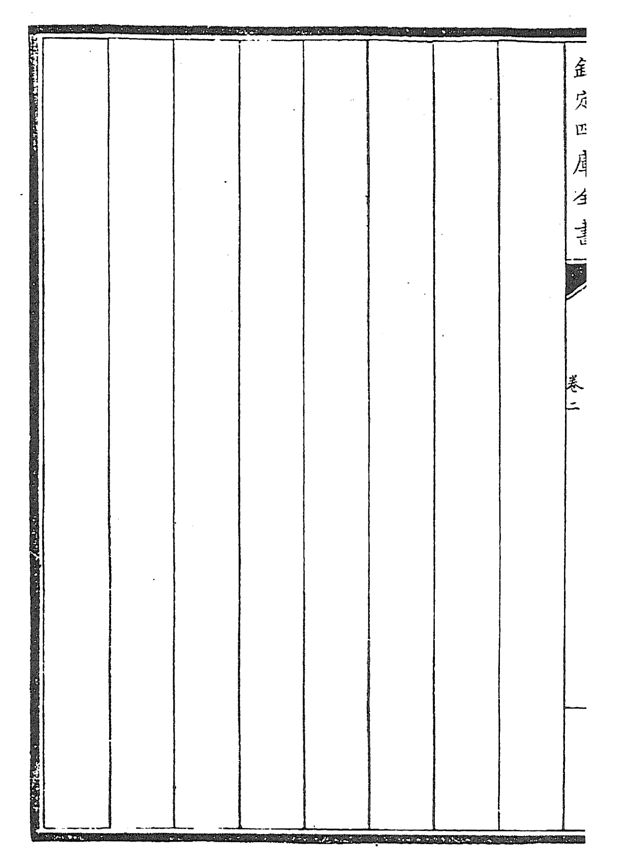
或問祭伯何以為天子之上大夫曰石氏曰天子之畿方千里公卿大夫皆邑於其中其受地則皆視公侯伯子男至於禄而不世則不可與外諸侯班焉故曰天子之縣内諸侯禄也外諸侯嗣也今祭伯天子之大夫而國於畿内其來於魯不以王命故書之穀梁曰寰内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也聘弓鍭矢不出竟埸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此為知所譏也禮載縣子之言曰古之大夫束脩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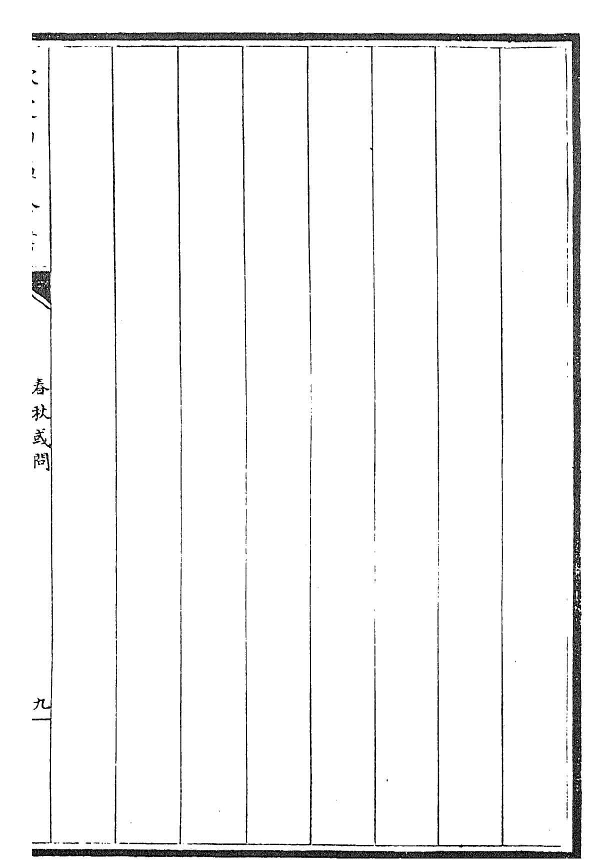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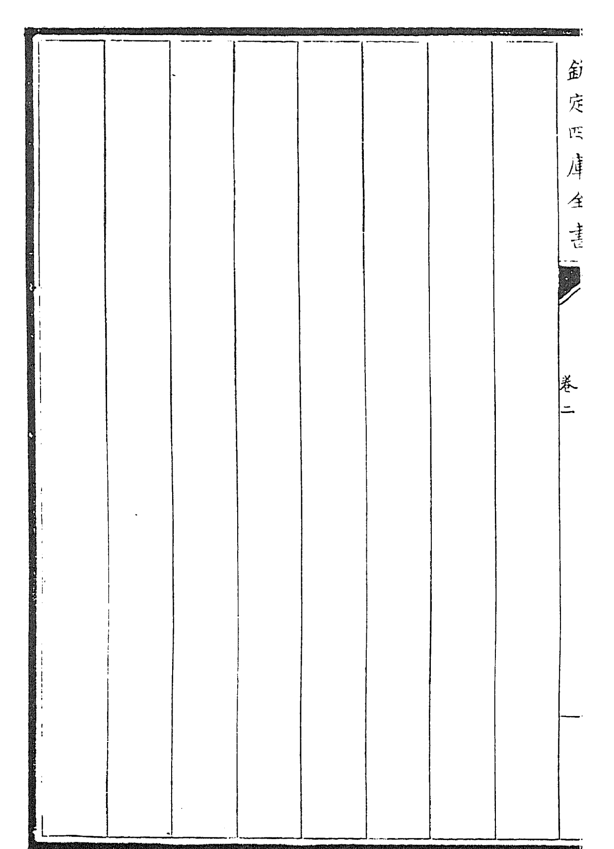
問不出竟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然則此年祭伯來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莒慶來逆叔姬其為臣也可知矣

公子益師卒

闕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有事無事皆書王正月餘年事在正月則書王正月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十年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之類是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隱三年春王二月已巳日有食之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之類是也事在三月則書王三月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莊十三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之類是也一時無事則書首月莊五年春王正月十一年春王正月之類是也若事在月末則月而不書王如隱

八年春宋衛遇于垂三月鄭伯使宛歸祊是也若事係於時而不係於月則獨書春而不書月此年春公會戎于潛五年春公矢魚于棠莊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之類是也而穀梁乃謂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其說誤矣

公會戎于潛

或問會之禮曰周禮大宗伯之職曰時見曰會大行人之職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此言天子有事則合諸侯

而命事曰會也曲禮言諸侯相見於隙地曰會此言諸侯將朝天子則必先會於閒隙之地以習禮儀也曹劌曰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諸侯有王王有廵守以大習之由是觀之諸侯無私會必有天子之事而後會焉凡書會皆非正也以諸侯而會諸侯然且不可况會戎乎會而不已必且盟盟而不信必且肆其暴有潛之會然後有唐之盟有唐之盟然後有伐凡伯之事是以春秋惡之胡氏曰戎

狄舉號外之也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天子與天地參者也春秋天子之事何獨外戎狄乎曰戎狄之有善否猶君子之有小人内君子外小人為泰内小人外君子為否春秋傾否之書内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内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諸夏而事戎狄致金繒之奉苟圖便安其策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朝諸夏或狎主齊盟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以戎狄而居内地無出入之防日復一

日必將滋蔓萌猾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為此説者其知內外之旨而明於馭外之道乎

莒人入向

或問左氏言莒子娶於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而子不從之何也曰吾以經攷經也桊經桓十六年冬城向宣四年伐莒取向則向為我邑明矣況穀梁有是言乎故愚嘗謂讀春秋之法經之所有則從經經之所無則從傳曰入之義杜預曰弗地也公羊曰

得而不居也穀梁曰入者内弗受也三說異焉何也曰所謂入者直謂入其國都而已其義不在弗地與得而不居也且攻人之國而能勝之入焉斯入之矣非必以内弗受為辭也然所謂入者亦以見吾無所畏難而彼莫之禦我也經書入國入邑入郛者凡二十有六而此其始焉非有其地故不曰侵非伐其人故不曰伐非環以守其城故不曰圍非窓以出其不意故不曰襲非以勢力而得之故不曰取聖人所書隨其事而已然則其

稱人何也曰稱人其常也稱君稱將皆特辭也小國稱人正也人之為言未定其為君大夫微者之辭也春秋之初列國之大夫皆稱人內大夫則不書人無駭帥師是也外大夫必有故也而後書大夫來逆女則書大夫盟則書大夫至於侵伐則皆書人伐書大夫主名者自晉陽處父始入書大夫主名自郤缺始侵書大夫主名自趙穿始是故春秋自文公以後而大夫之名字始班班見之於經矣

無駭帥師入極

或問無駭何以不氏曰石氏曰未以氏見也春秋之初大夫皆不以氏見紀之裂繻鄭之宛詹魯之翬柔溺皆不以氏見也曰其書帥師者何曰將尊師衆則稱曰某帥師以將之尊師之衆此皆大夫之專兵權者也翬帥師伐鄭而終也有寫氏之變慶父帥師伐於餘丘而終也有子般之禍此秉兵權之驗也然自僖以前書帥師者九自文公而後書帥師者百有八焉世之相去略同

而帥師師之多寡不侔若是葢其始也大夫之專權猶寡其終也則視以爲常矣然則無駭其始歟東周以降王政不行外則莒人入向内則無駭入極非王命而入人之國邑逞其私智以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興師而征討不加焉以見天王之不君也據事直書而其義見矣

公及戎盟于唐

或問戎之種類不一而此獨書戎何也曰春秋以來戎之雜處中國者多矣今其見於經者有曰山戎曰北戎

曰姜戎曰雒戎曰茅戎曰陸渾之戎而戎蠻子赤則又諸戎之別種也皆戎也而惟山戎為最强故齊桓伐之以尊中國齊桓之功於是為大矣此所謂戎則徐州之戎也粊書費誓淮夷徐戎並興東郊不開則此蓋徐戎久居中國在魯之東郊者也周公膺戎狄伯禽征徐戎此魯人家法也而隱即位之二年春會之秋盟之隱公於是乎無魯家法矣胡氏曰與戎狄歃血以約盟非義矣盟于唐書曰謹之也後世乃有結戎狄以許婚而配

偶非其類如西漢之於匈奴約戎狄以求援而華夏被其毒如肅宗之於回紇信戎狄以與盟而臣主蒙其恥如德宗之於尚結贊雖悔於終亦將奚及

紀裂繻來逆女

或問内女未有言來逆者此何以書曰春秋之紀事有故則書以重書以變書内女未有書納幣者而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書之以事之重而書也内女未有言來逆者而紀裂繻來逆女則書之以禮之變而書之也

男女夫婦人道之大也是以聖人謹焉是故内女之見於經者不一矣然皆有故而後書齊子叔姬郯伯姬杞叔姬不書歸而來歸則書志吾女遭人倫之變也内女之為夫人者八見於經非是者不書而莒慶來逆叔姬齊髙固來逆子叔姬則書志大夫之越竟逆女而公為之主也至於紀伯姬叔姬宋共姬尤詳焉此可以見書法矣其書紀伯姬也若曰是吾女之喪未殯而紀侯去國者也其書紀叔姬也若曰是吾女之為娣於紀而卒

歸於鄭者也其書宋共姬也若曰是吾女之遇災而能謹於禮者也故其歸其卒其葬皆詳之此吾所謂以變書以重書者也曰伯姬卒子叔姬卒皆未適人者也而卒之何也曰此亦以重書之也鄫季姬卒則以魯君之於季姬聽其外遇而卒之也宋伯姬卒則以其遇災而卒之也紀伯姬卒紀叔姬卒則以其外災而卒之也杞叔姬卒則以杞伯來逆叔姬之喪而卒之也然則伯姬子叔姬意以其情之重而卒之乎或者必欲為之辭則

求之過矣

伯姬歸于紀

或問諸侯必親迎乎曰親迎禮也男子非親迎不有室女子非親迎不有家不親迎非禮也曰諸侯有社稷有人民苟必迎於他邦而所娶之國或道里之遠則將綿歷日月曠廢國家之治恐於理不然矣且文王之迎太姒惟曰于渭不曰于莘造舟之地蓋未逺於周邦且文王當是時未知已為諸侯否也至於詩云韓侯迎止于

蹶之里則蹶為王卿士若韓侯因朝覲至周而迎不亦宜乎然則迎夫人使卿未為不重此先儒之説云爾

胡氏曰以封壤則有小大以爵次則有尊卑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禮之節也紀侯於魯以小大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履𦈡來魯侯於齊以遠邇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公子翬往是不重大昬之禮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或問紀莒之盟何以知其為魯故也曰以前年莒人入向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則莒之强可知也紀方與魯為婚則其與莒盟者疑其為魯故也曰然則紀子伯者何也曰春秋闕文固有據本史因之而不能益者有先儒傳受承誤而不敢增者闕疑而慎言其餘則可矣必曲為之説則鑿矣

夫人子氏薨

或問夫人子氏杜氏曰桓母也公羊曰隱母也穀梁曰

隱妻也宜孰從曰隱桓之母俱不得為夫人也則其為隱之妻者近是彼為公羊之學者葢惑於母以子貴之說而不知妾母不得稱為夫人也隱桓之母俱不得以夫人稱隱之妻不得不以夫人稱隱桓之母俱不得為夫人則嫡庶之義明矣隱之妻得為夫人則君臣之分定矣曰春秋葢有以妾母稱夫人者矣曰此禮之末失也作俑者其僖公乎春秋天王歸賵則曰惠公仲子書秦人歸禭則曰僖公成風此言妾母係子之義也然惠

公雖尊其母未聞以夫人稱也仲子之宫别為立廟特以致厚焉爾然不祔於姑猶有辨焉是春秋之初尚以為疑而禮未甚變也至於僖公致厚於妾母而薨稱夫人則適庶亂矣葬稱小君於是有二夫人祔廟則亂倫易理無復辨矣自是而後習以為常宣八年經書夫人嬴氏薨冬十月葬我小君敬嬴而敬嬴則文公之妾而宣公之母也襄四年經書夫人姒氏薨八月葬我小君定姒而定姒則成公之妾而襄公之母也昭十一年經

書夫人歸氏薨九月葬我小君齊歸而齊歸則襄公之妾而昭公之母也故成風敬嬴齊歸皆稱夫人蓋實録也惟定十五年秋七月姒氏卒不書夫人不稱薨九月葬定姒不稱小君則其禮猶有所降殺耳當是時子雖立而未踰年故不以夫人之薨禮治喪不以小君之禮葬也然則妾母稱夫人其僖公作俑之罪乎或曰適夫人薨則成其為夫人哀姜薨而成風正出姜薨而敬嬴正齊姜薨而定姒正蓋君在則公子為其母練冠緦緣

既葬除之既甍則母固正矣然適甍而後可得申其尊也為此說者不亦可乎曰否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之異邦曰寡小君蓋敵體之稱也若夫妾媵則非敵矣其生亦以夫人之名稱號之其沒亦以夫人之禮卒葬之非所以正其分也以妾媵為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母為夫人徒欲尊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忘本越禮至是不亦悖乎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二尊也

聞諸胡氏者如此

鄭人伐衛

或問春秋書侵伐圍入滅取之異亦有意乎曰聖人各據其實而書之而輕重自見矣泰山孫先生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夫禮樂征伐者天下國家之大經也天子尸之非諸侯可得專也諸侯專之猶曰不可况大夫乎隱桓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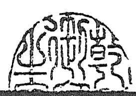
際諸侯無小大皆專而行之宣成而下大夫無内外皆專而行之其無王也甚矣故孔子從而録之凡侵伐圍入取滅皆書正以王法也愚謂入春秋之初書殺弟自鄭莊始書伐國亦自鄭莊始莊之於段也養之以成其惡而殺之矣其子奔於他邦以糊其口而又加兵於衛以責之莊之所為不已甚邪當是時也王政不行伯圖未起而鄭莊實以姦詐詭譎之雄肆行其閒此一役也專伐國則有以見無王之罪也討公孫滑則有以見殺

弟不怠之怒焉一書而二罪具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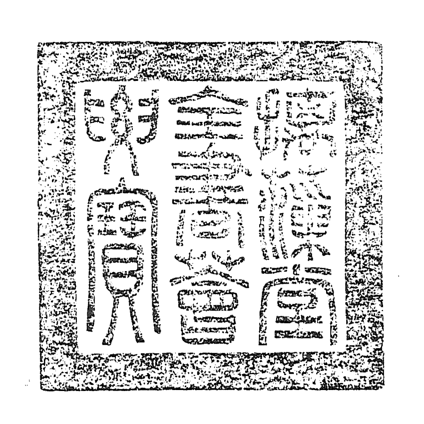
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或問春秋書日食或言日或不言日或言朔或不言朔何也曰春秋日食三十六隱食者一桓文成食者各二僖宣定之食者各三莊之食者四襄之食九昭之食七而書既者三桓三年七月壬辰宣八年七月甲子與襄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是也然有言日言朔者日朔俱得也有言日而不言朔者失其朔也有言朔而不言日

者失其日也不言日與朔者日朔俱失也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之類日朔俱偹也此年及僖十二年二月庚午失其朔也桓十七年冬十月朔失其日也莊十八年三月僖十五年夏五月日朔皆失也皆以歷家錯亂攝提無紀太史職廢歷象乖錯而無以正之故也然則夫子何以弗革乎曰春秋之作 闕



春秋或問卷二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録監生臣俞　爌